

谈到爱，仅仅是确定，就已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远的距离。

确定，已太漫长

【文/于是】



乐活记

>>>

抽空去看了部电影——《影》，回家以后先生问我怎么样，我认真答“没有想象中那么差”。

这是真的，观影前已经从朋友圈看到了朋友们对它的围剿，他们中有的从事跟电影无关的生意，有的是国内知名的影评人，他们有着不同的年龄和阅历，生活在相去万里的地域，竟然在观影体验上如此一致，实在令人称奇。

火力比较集中的是在邓超和郑恺的演技上，我自己觉得表演虽然出戏，但大概也就是平均水平了，跟其他这个年龄的男演员相差无几。这也许不能怪邓超和郑恺，他们更为人知的身份是真人秀嘉宾，是微博红人，他们不会像卷福那样在话剧舞台上出现，更不会像抖森一样有空就进修戏剧理论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每天有多少新人在无数娱乐公司的运作下想要出头，邓超们和郑恺们不敢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一会。是持续曝光、话题性和流量决定了他们的生死存亡，而不是“专业度”，甚至都不是“演员”这个身份。而作为国师的老谋子也很两难，受制于电影的产业背景，他需要流量艺人保证票房，也需要明星来说服投资

约在酒店见面，纯粹因为懒和累。她从巴黎转机到F小城时已困到不行，出差前一连数天赶制几百页PPT，积攒下来的疲倦厚厚堆积在表情里，哪怕洲际航班上敷了两块面膜，水光补足，神气却一时补不回来。

她已经八年没有见过他了。当年在校园运动会的接力赛中匆忙一见，互加QQ号，之后有过狂聊狂撩，却很快天各一方。他从巴黎索邦毕业后在F小城的私人企业里任职，朋友圈里晒出的风景都像浪漫电影。但他一年最多上传五次，他和她始终单线联系，因有时差，她总是在睡前，情绪最私人时和他聊天，那时他在下午茶，也算是一天中最私人的时段。

他们聊过很多私密的话题，都是他不会跟法国同事、邻居讲的事。她倒是没什么要倾诉的，单身，职场，样样都很老套，不讲也罢，但一讲他就极懂。谁也不敢轻言爱不爱的那种话。

只是惦记。比死党少一分随意，比恋人少很多亲昵，比家人少一点血缘，甚至像陌生人一样，连彼此的眼角眉梢、手心手背都没有接触过。这次出差能挤出一天时间，已是难能可贵，确切地说只有他晚餐前的那几个小时。

她说约在酒店见面，还没来得及翻看大堂咖啡吧的名字，他的回复就立刻跳出来：几号房间？她愣了一下，随后打上了房间号码。这显然让事情显得暧昧。但为何不可呢？两

个人为什么还要在光线充足的玻璃窗前谈笑风生，装作若无其事？时间那么少，想说的话、想确定的事，却那么多。她感受到他不想浪费一分钟的那种急切。

刚补过妆，门铃就响，她拉开门，看到一个比印象中老了二十岁的男人。他找到房间里唯一一张单人沙发，坐了下来。之后的三小时，她在写字台前的靠背硬椅里坐到几乎坐不住。他提议她躺下休息，但没有提议他离开。她提议两人换个座位，他站起来，继而拿起外套说要走，说沙发被他坐得很暖和，一想到她会被那种余温环抱就有点难以自持。她愣了一下，送他走几步就到了门口，门都打开了，却被他又关上。至少，告别要有一个拥抱吧，他说。

酒店房间实在很小，小到容不下犹豫，但又分明容下了前三个小时的双份的犹豫。还剩最多四十五分钟，他就该开车回家了。一切必须照旧如常。

一切必然颠覆日常。他亲吻她的时候，她看得清他的牙渍、白发和头皮屑。并不确定是谁先停下了动作，但两个人都感觉到了紧迫，无以名状的压力阻隔了这个动作和下个动作。

走之前的几十分钟，他一直抱着她。走之后的几十天，他一直想着她。他只能保持在遥远的位置。感谢那遥远，也遗憾那遥远。从成年人的角度说，什么也没有确实发生。

他不需要像青年导演一样为了生存而奔走，他理应有时间去回忆最初的电影梦想，去仰望甚至接近心里的高山，只是能不能实现又是另一回事。

江郎不能才尽？

【文/老何】

工心记

>>>

朋友C前些年投资失败，家产归零还欠了债。这几年她每天努力工作的同时把生活开支压缩到最低限，有时上我家来，喝几口小酒就泪流不止，压力之大旁人难以想象。但神奇的是，每次我见到她的第一眼总感觉她日子过得不错，债主们也都不信她没钱。C长相有神，说话有力，但我知道她有多节省，作为一个买衣服的价格不超过特价优衣库、决不添置无用装饰品的都市中年妇女，还能让人感觉有钱，是因为什么呢？

有一次我俩喝多了，在沙发上横倒。一大早我就被吵醒，她问我烫板和熨斗在哪里。迷糊的我想了半天，指向了可能是在某个深处的壁橱。她一头扎进去，揪出了我那全新的烫衣板和熨斗。“你不用的吗？”她惊讶地看着我。“多麻烦啊！”我打着大哈欠。她熟练地架起板子，脱下衬衫和裙子熨烫起来，接着去洗了个澡。同样这些时间，我起床气还未褪去，她已是崭新的女人。

秘密就在这里！我突然醒了。可以简单，但绝不能马虎，让人敬畏的正是细节。C见我还在愣着发呆，便让我去弄

点吃的。等我端着咖啡面包回来，见她已收下我阳台上的衣物，正在熨我的一件T恤。这件T恤出自名门，但洗洗就有些潦倒，被我沦为睡衣了。此刻经她妙手回春，胸前的刺绣回复平整光洁，领口也收紧了些，连衣料纤维都有了光泽，让我忆起当初花大价钱买下它的激动心情。惭愧了，只知抱怨物件质量，却不曾用长情的方式对待它。价值，就在自己的懒惰和随意中蒸发殆尽。

喝咖啡的时候，C悠悠地说：“这些年借房子，搬了几次家，但烫衣板和熨斗我总是带着。哦，还有头发我也在意的。白发自己染，定期修头发。发型师不便宜，但技术好，这钱得花。”哎哟，你这么讲究，债主不逼你逼谁啊！我戳着C说。“我知道啊，但生来就是这么认真的人，过不了自己这关怎么办呢？”不过也不尽是倒霉事儿的，她的眼睛亮晶晶：有几个老同学想要投资我的事业！他们看我这些年尽管艰苦，但还是像模像样，相信我的意志和能力。等着吧，她举起咖啡杯，你请姐吃过、喝过的，姐都会用更好的回报你！

衣如其人

【文/瞧爱】



悠悠地说：『这些年借房子，搬了几次家，但烫衣板和熨斗我总是带着。也许，这是我仅存的尊严。』